蜀山劍俠傳/2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〇五回　魅影爆冰魂 灩灩神光散花雨　佛燈飛聖火 曇曇幻境化金蛛

下一回▶

這時滿空中盡是適纔被妖屍震破的神光，勢已早停，不似先前四外飛射，祇管上下浮沉，緩緩遊動，也未遠去。雙方動作神速，總共沒有半盞茶的工夫。楊瑾早知妖屍玄功厲害；又知葉繽遠居海外，妖屍生死兩劫均未見過，不知底細。趕走雪山老魅以後，一眼望見妖屍在光層中縮小元神，心知要鬧鬼，而葉繽還在運用神光緊壓，連忙出聲示警。正待上前相助，神光已被震破。深知此寶可以收煉還原，此時滿天俱是，如再上前，神光雖散，遇上仍是難當。如用佛門四寶護身，難免重創之餘，決禁不起，任怎閃避，散佈這麼密，終有損毀。英男的南明離火劍更是神光惟一克星，決上去不得。好在葉繽也精玄功隱遁之術，不致便爲妖屍所傷，光破不遁，必有制勝之道。便招呼英男暫閃一旁，相機再上。果然葉繽上來便打好主意，有了準備，盡管運用神光困住妖屍，人與相隔甚遠。神光破後，妖屍元神幻化飛來，葉繽揚手飛起一團光華。楊瑾方覺那光奇怪，一眼望見她手上古燈檠，知無敗理，心中大慰。先想妖屍必逃，決計追他不上，並沒有打追的主意。誰知妖屍疏忽自恃，沒有看清光華來處，不識厲害，冒冒失失伸手猛抓，受傷之後，方始遁去。早知有此挫折，和英男乘機飛空趕往，縱令妖屍數猶未盡，至不濟，也可使他多受兩處重傷，好生悔恨不迭。

葉繽先打妖屍那團光，已經無蹤，並未迴轉。這第二團光華發出，妖屍已逃，光華仍在空中如那些破碎神光般自在浮沉，並不回到葉繽手裏。葉繽手持燈檠，面上反有難色。

衆人不說，連岳雯見了俱覺奇怪。楊瑾忙令英男去與岳雯等會合，剛由佛光隙中飛穿過去，葉縉已喜叫道：「道友竟是我以前好友淩雪鴻姊姊轉世的麼？這佛燈神火專化我的冰魄神光。適纔發出一個火頭，已給妖屍重創，恨他不過，不合連發二次。佛燈所存前古神油有限，火頭髮一回便少一回，糟蹋了可惜。神光爲妖屍震散，已經飛逸不少，雖然能收，頗費氣力。我今日又樹下九烈老妖一個強敵，惟恐趕來暗算，又以先收爲是。無如佛火收取至難。適纔真氣幾爲妖屍震傷，不便造次，心難二用，不宜兼顧。難得姊姊轉劫在此，煩勞幫我一臂，並請護法如何？」隨將手中燈檠遞過，囑咐楊瑾祇按芬陀大師所傳天龍禪法，重燃心燈，引火歸原。比起她自用玄門心法收起來，必還要容易得多。又說：「萬一妖邪來犯，祇照妹子所用靈訣，運真氣朝燈頭上一噴立燃，便可隨意指揮，發出佛火禦敵。」

楊瑾邊接邊答道：「妹子今生改名楊瑾，心念前生至好，祇有三五知己。久欲往小南極仙島拜訪，爲踐前生誓言，積修外功，苦無機暇，不想在此幸會。且等取寶之後，再作詳談吧。」說罷，手指處，飛起一片金光，將身托住，上用法華金光護身，手持古燈檠，盤膝坐定，默運禪功。約有半盞茶時，忽睜雙目，註定空中四色光華，那佛火懸在空中。起初葉縉手掐靈訣，用燈檠將它指住，雖然不往滿空破碎神光撞去，卻是不住浮沉閃動。楊瑾初接過來時，便有移動之勢，如非葉縉先將挨近的神光搶先收去，有兩三次幾乎撞上。及至運用佛門心法，目光注向上面，突然靜止不動。一會兒，光華驟亮了一下，忽然由大變小，漸漸三色奇芒盡縮，仍化爲豆大一點火頭，光彩晶瑩，竟隨楊瑾目光注視，隨着往下移來，由緩而急。轉瞬目光已射定佛火，移向燈檠火頭之上，又是一亮，立即隱去。楊瑾起身四顧，無甚朕兆。再看葉縉，也是盤膝坐在五彩光華籠罩之中，不住暗運真氣，向空連吸不已，神光仍在廣佈天空，知她受害不淺。神光已爲妖屍震散，須運玄功真氣，由少而多，由緩而速，逐漸重爲凝鍊，至快也須天明以後始能復原。因聞新與九烈神君結仇，恐有侵害，便請衆人一同等候，明是陪伴，實則防備萬一。

正敘談間，玉清大師和鄭顛仙也先後趕來，各說前事。纔知妖屍此番奪寶，除白骨神君外，暗中還有一個極厲害的雪山老魅在內，原定兩明一暗，三面夾攻。老魅奸狡，事前恐人知覺，特在妖屍洞中暗做手腳，用妖法顛倒虛實。並還和妖屍言明，真個置身事外，去往遠處閒遊，到了正日，突然心動趕來。他這種以念主形，形又能夠制念，倏然生滅，令人不可捉摸的二心神功厲害非常，連鄭顛仙俱被他瞞過。老魅隱身之法，更爲神妙，誰也不曾覺察。這三個妖邪原本以利相結，各有私心。老魅到得最晚，正趕上妖屍谷辰剛剛炸破神駝乙休的伏魔旗門，運用玄功陰火，破了顛仙五彩光層禁制，傷人劫寶之際。老魅一雙鬼眼能深燭九幽，見三木舟已帶了金蛛沉入江心水底，金船回沉水眼，廣成子

仙法重生妙用，將金船封禁。顛仙已由水中飛出，周身俱是金光寶器。妖屍所忌的歸化神音，雖不知取出也未，但那剋制自己的法寶深藏船中金塔以內，塔門未開，又是這麼短的時候，決未取出。意欲乘隙暗由水底趕去，將那隻大金蛛弄死，事完得便，再將敵人今夜所得諸寶一齊劫走更好；否則大金蛛一死，金船無法出水，再過些年，便自深陷地肺，至不濟，也可除去禍根，永絕後患。念頭一轉，更不尋思。分明見白骨神君已爲玉清大師離合神光困住，少時不死必傷，也未放在心上，立由水底趕去。

按說老魅來去如電，歐陽霜、慕容姊妹定被追上，連人帶金蛛非遭老魅殘害不可。誰知玄真子和妙一真人自聞老魅攻穿大雪山萬載玄冰脫困逃走，便留了神。知他別的妖術邪法玄功變化俱和妖屍谷辰不相上下，雖然厲害，如能事先防備，還可抵禦破他。惟獨這二心神功，老魅百餘年苦煉玄祕，可以顛倒錯綜，虛實互易。明明東來，他卻故意西去，到了時機，突然發難。任多精於推算，也被迷惑，極易坐昧先機，受其愚弄。便用玄門潛光返照之法和魔教所煉晶球照影查看，也祇看出他那假的一半，真實用意仍難前知。如等發作，即使能夠覺察，事也無及，早爲所乘了。目前煉丹煉寶，開府延賓，長一輩的羣仙各有要事，忙碌異常，門人輩又多奉命在外，惟恐一時疏忽，受了侵害。

老魅狡猾異常，機智萬變，一切法術、法寶均難測知他的蹤跡。幸而苦行頭陀飛昇之時，留有一件法寶，原是扣袈裟的一枚玉環，經過多年禪功佛法祭鍊，成了一件異寶。此寶不能用以克敵除妖，獨具一種妙用：能將大千世界縮影環中。當初苦行頭陀鍾愛門人笑和尚，因他災孽衆多，又代自己發下宏願，積修十萬外功，要受無限險阻艱難，雖得自己真傳，煉就無形劍遁、諸般妙法奇珍，又借故懲罰，使在東海洞中面壁十九年，參悟出許多玄祕，得有極深造詣。終嫌勢孤力弱，自己飛昇以後，故使拜在妙一真人門下，俾得先後幾輩同門助力，可以暢所欲爲。實則仍認他是衣鉢傳人，盼其異日重歸佛門，完成正果。恐在峨眉門下年久，殺孽本重，忘了本來，特意留下此寶，託玄真子到時轉賜，原備查驗笑和尚自身功行之用。

玄真子覺出此寶神妙，用以查敵，無微不顯，勝於占算，可減不少心力，使用時尤爲便利，遠在魔教中晶球視影之上。於是重又加上一番祭鍊，成爲更加有用之寶。心意所及，默運玄功，目視環中，靜心查看，對方無論是敵是友，相隔遠近，事蹟新陳，祇要曾造因動念，瞬息之間，立在環中。由自心分別利害輕重，或快或緩，原原本本，挨次現將出來。哪怕所起心念瞬息消滅，祇造過因，仍要現出。所以老魅今日之事，已早知悉。祇因神駝乙休一時大意，巧被三妖邪魔法瞞過，誤認妖屍谷辰運數將終。又心記前仇，意欲逆數而行，使其速斃。特意將伏魔旗門埋伏元江，欲將妖屍除去，跟着再除雪山老

魅，心志堅定。此老性情奇特，一則不便攔他高興，並欲少折他的盛氣，免得異日五仙同禦天劫時，過於自恃，致貽後悔。一面告知妙一真人，對他祇是略爲諷勸，並不深攔，一面暗中準備。到日命大弟子諸葛警我，由峨眉仙府太元洞向妙一真人領了機宜，帶着兩道靈符和楊瑾、余英男先後起身，業早趕到，隱伏水底。瞥見江面木舟下沉，先用一道靈符連人帶舟一齊隱去，護送回轉水洞。再用一道靈符就着附近江岸，現出種種幻象，伏身一旁相待。

老魅空中遙望，祇見三舟在江心水底，忽有一片金光閃了兩閃，舟行更速，不知靈符發生妙用，祇當是舟中三人行法催舟，心還暗笑：「任你逃得多快，也難脫我毒手！」及至趕到一看，水中江岸有一大洞，三舟如飛駛進，舟中三人已經不在。剛剛追入，金光一閃，江岸自合。老魅萬載玄冰尚能攻穿，區區岩石，自不放在心上。以爲舟中三人必在適纔水底，金蛛一閃時離開，這裏必是藏放木舟和大小二蛛之處。縱有法術封鎖，出入已慣，不知強敵在後追躡，所以不顧而去。自己神目如電，竟沒看出怎麼去的，雖覺可異，急於除去金蛛，也未放在心上。見收藏金蛛的兩個朱盒尚在舟中，方想連小蛛也一齊除去，忽聽啃嚙抓壁之聲。回頭一看，想是舟中三人急於上去應援，同敵妖屍，行時匆促，不曾封閉嚴緊，大小二蛛全被逃出，互相殘殺吞噬起來。就這瞬息之間，大蛛已將小蛛全身吞食殆盡，祇剩少許毛腳在口邊顫動。大蛛伏身壁上，周身都是白煙綠霞籠罩，目射兇光，形態獰惡已極，已經作勢欲飛，似向老魅撲去之勢。

老魅哪知諸葛警我隱伏在側，主持仙法妙用，隨他動念，自生幻景。一向心狠手毒，靈敏無匹，目光纔到，手指處，早飛起一團陰火冷焰，將假金蛛全身罩住，慘嘯聲中，一會兒成了一堆白灰。細查洞中，並無別物。運用玄功往崖壁一衝，金光閃處，又被容容易易衝破出來。自覺順利去了後患，好生歡喜。因料顛仙新得數十件不知如何運用的法寶，更有不少長大刀劍戈矛在內，其勢不能與妖屍久鬥，必要先藏寶物，然後迎敵，正好隱形前往，乘機窺伺。如能奪到手中，即用以制伏妖屍，使受驅遣，豈非絕妙？心方一動，忽見鄭顛仙滿身霞光寶氣從空中飛過，神情甚是狼狽，連忙縱身追去。老魅此時已爲靈符所迷，全不想想自身飛行多快，與三舟前後踵接，相次入洞，不過瞬息之間，大蛛怎會將小蛛吞嚙淨盡？何時離盒飛出也未看見。

顛仙恰從水洞飛回藏寶，喫諸葛警我迎住，匆匆說了機宜。歐陽霜等三人也藏好木舟趕來。顛仙忙將法寶交與三人，命他們速帶回洞謹守。她自己則照着玄真子的指示和帶來的另一道靈符妙用，故意放出一些霞光寶氣，在前現身。老魅也用玄功衝破假洞禁制，瞥見顛仙，連忙追上。老魅隱形邪法早被靈符破去，不能施爲，統未覺察，仍想隱形，

暗中奪取。及至追近，正要下手，忽見顛仙回手一揚，太乙神雷與飛劍金光接踵飛到。百忙中才知隱形法不知何時失了靈效，自己竟未覺察，好生驚疑。一面抵禦火雷、飛劍，一面運用玄功上前搶奪。忽聽顛仙大喝道：「前古至寶歸化神音已落我手，老魅、妖屍俱都命盡今日，還敢猖狂麼？」言還未了，老魅動作何等神速，元神已經幻化，在千百丈魔光冷焰籠護之下電馳飛去，將顛仙全身罩住，一手去拿寶囊，一手便向顛仙命門抓去。滿擬敵已入網，手到成功。誰知一手抓空，霹靂一聲，一道金虹往上飛去。一任老魅玄功奧妙，也受了絕大震撼。驚得忿怒交加之下，猛伸怪手一把抓去。那道金光直上雲霄，一閃即逝，已經遁去。

老魅追趕不上，手卻擦着一物。定睛一看，那東西形如雞卵，非金非石，似剛似柔，外面刻有八個篆文：「滅魔至寶，歸化神音。」心想：「敵人適纔正取此寶，待要施爲，不料自己發動得快，敵人情急逃生，飛遁匆迫，所以不及收去。祇不知此寶既已發出，怎未生出妙用？」本爲此寶而來，無心得到，以後足可用以制伏一切同黨，獨步稱雄，無敢抗違。心方狂喜，那歸化神音忽在掌中流光變幻，越閃越急。老魅僅知此寶靈異，卻不知底細。以爲寶已落己手，如有異處，先已發作，何待此時？做夢也沒想到那是玄真子的法寶幻化，真寶早不在此。顛仙也在說話時隱身遁走。連那被魔火冷焰困住，復化金光遁走的，俱是靈符妙用，有心給他當上，予以重創。

老魅見寶物潛光外映，變幻不定，剛覺有些奇怪，倏地手上一沉，五色祥光一閃，猛射起千百道金箭也似的奇光。同時一片音樂之聲，那歸化神音已經爆散開來，千萬金箭火星夾着五色的祥光，朝這獨腳老魅包圍上去。歸化神音如不會收，祇用一次。老魅雖然知道，寶已爆裂粉碎。雖覺此寶妙用不如所聞遠甚，也許無人主持之故。但那祥光金火刺骨生疼，魔火冷焰竟受侵害，有點禁受不起。知頗厲害，不敢怠慢，忙即運用玄功，發出萬點陰雷，千重冷焰，居然將身外祥光金星震散消滅，直上高空。本來還想追尋顛仙，報仇泄恨。偶一回顧來路，鄭顛仙與白骨神君打得正在熱鬧，白骨神君已在危急。終與同黨一氣，又在己事辦完之後，多少也有一點關心，不由暴怒，但隱形遁法已破，無從施展。因知佛光厲害，便將雪山地底千萬年陰寒奇毒之氣煉成的護身妖煙放將出來，活似一條白練懸在空中，星馳電掣趕去。自以爲燒死了金蛛，破了歸化神音，喜極忘形，得意非常，一到便怪聲大叫。

再說妖屍原是身陷旗門以內，瞥見前面祥光湧現，旗門大開，敵人在內指點叫陣。情知是一厲害埋伏，但自恃玄功變化，依然大怒追去。晃眼之間，敵人旗門俱無蹤影。先還祇當敵人行法幻化隱遁，正在留神觀察，伏魔旗門已生妙用，隨着妖屍意念起了感應。

每一幻景過去，水火風雷和陣內五行生剋禁制便相繼發動。妖屍知已入伏，忙將元神幻化抵禦。先打算施展玄功，破那陣法。無奈旗門仙法循環相生，奧妙無窮，不破還好，破去一層，接着又來一層，比前一層更加了好些威力。先是青光濛濛，夾着千萬道木形光柱，排山倒海擠壓上來，分明是乙木遁法。及至運用玄功、妖法抵禦上前，眼看將要破去，倏地萬雷怒震，所有青霞光柱一齊爆散，化爲千尋烈火，夾着無數神雷，上下四處雹擊霆飛，潮涌而來。等到妖屍也按五行生剋，運用玄功抵禦時，已經受創不小。緊跟着南方丙火又生中央戊土，不特將妖屍癸水遁法破去，同時那萬丈黃塵，晃眼均成實質，把妖屍埋在其內，急切間衝突不出。先天戊土真雷，更是密如雨霰，環身爆擊，妖屍受創越重，纔知上了大當。驚懼急怒交加，無計可施，祇得施展木遁去破。一面留神防備敵人由上生金的禁制。果然木遁纔一發動，那萬丈黃塵齊化金戈，夾着庚金神雷電馳濤奔，密如雨雪，環身打到。雖然連喫大虧，預先留意戒備，無如這五行相生的遁法禁制化生一次，便加許多厲害。妖屍又不將新近煉成的本體捨去，還須加以防護，依然受傷不淺，耗損了多少元氣。

總算妖屍玄功奧妙，除五行禁制外，別的好些妙用，因傷他不了，多未發動。妖屍原有極大神通，一經警覺身居奇險之地，一切現象俱是幻景，忙即鎮靜心神，不爲所動。元神在靈玉崖地底苦煉多年，本極堅強，極難搖惑。否則，心神一經入迷，早就暈倒陣內，喫五遁神雷一齊圍攻，早炸成灰煙，形神皆滅了。更佔便宜的是，此時劉、趙等人情勢極其危急，需要玉清大師援救。而玉清大師因見魔女鐵妹那大神通，纔一入陣，未怎施爲，即被困住。又見妖屍那麼容易入網。一些也未觀察，過信旗門威力，以爲旗門仙法一經發動，循環反覆，無人主持，自生妙用，不過少些變化，減去一點威力。妖屍至多困而不死，已經入網，決無逃走之理。權衡輕重，還是救人要緊，等元江圍解，妖屍未死，再行除他不遲。

誰知少這一人主持，幻象被妖屍識破，不再胡想上當。祇剩五行遁法變化相生，循環不已，雖也神妙厲害，無如妖屍生前便具絕大神通，又在地底潛伏多年苦煉，功力越發大進。始而遁法每變化一次，必受一次傷，被困其中，無計脫身，並還不知內中藏有多少玄妙，心中驚惶，大是手忙腳亂。等到五遁一一嘗試，連受創傷之餘，見乙木遁法重又現出，底下諸遁相次循環，比起先前雖然更增威力，因有上次經歷，加了準備，不去硬抗。雖然每次仍要耗損真元，仗着元神堅強，決無毀滅之憂，受傷也最多和前次一樣，並無加重。時候一久，漸漸悟出陣中玄妙，竟將心神強自鎮定，索性連驚懼憂疑之念全都去盡，拼受苦痛損害，不去睬它。一面運用玄功，聚集全力，靜候時機，準備冒着奇險，背城借一，死中求活。主意打定，果然生了奇效。那伏魔旗門諸般妙用，俱以被困

人的意念爲主，抗力愈強，禁制威力也隨以加增。最厲害的仍是七情六慾，諸般幻象。妖屍心神既未爲幻景所攝，那五行遁法威力也就隨減。先是變化漸緩。到了三輪之後，妖屍已能潛神內照，神志清明。以致五遁循環相生，連擊敵人，毫無反應。伏魔旗門雖因敵人尚在，未複本來，不會自行消退，卻已由緩而歇，變到火遁上，竟然停止。那威力也小了好多倍，迥非昔比。祇有數十丈一團火光將妖屍圍住，更不再爲變化。妖屍元神已化爲一團碧影，將身護住，靜止火中，自然傷他不了。

妖屍見火遁停住，無甚動靜，漸漸覺出敵人早已離開，陣法無人主持，意欲冒險一試。先還恐怕敵人見五行遁法齊施，未能成功，隱伏陣內，用誘敵之計，欲擒先縱。自己雖然不怕，照適纔所經情形，受傷一定難免，心中遲疑，不敢驟發。又隔一會兒，仍無動靜，丙火之勢也未再往下減。忽然想道：「敵人方面人少勢孤，正派中長一輩的能手均不能來。自己黨羽甚衆，均非泛常一流。白骨神君尤爲厲害，雪山老魅如若趕來，更不必說。敵人祇兩個法力較高，一個須主持取寶之事，無力再作他顧，餘下小輩門人均是庸流。和自己對敵的一個，必是急於前往應援，一把自己誘入埋伏，立即匆匆離去。否則陣中如若有人主持，無論如何也決不會是當前的景象。看他禁法如此神妙，分明專爲自己而設，另有效用不曾發揮。難得敵人大意，以爲自己已入網，早晚一樣殺害，未防生變，離陣先去。此時再不見機想法逃走，自己這面勝了，不過是在同黨面前難看，尚且無礙。敵人如勝，回來運用全力發動陣法，想再脫身更是艱難。縱不神消形滅，至少也須舍卻新近煉成的原身，元神還須受上重傷，始能逃走。」想了又想，時機已迫，不敢再延。因當初被長眉真人禁壓在靈玉崖地底後，爲了穿通地層脫身逃走，對於土遁和穿通之法，獨以全力加功苦煉。五遁之中，此爲最精。那丙火神雷又是自己純陰之質的剋星，由此衝出，多少得受點傷。恰好火遁一變，正是化生上遁，抗力越大，反應越強。不敢徑用癸水引它化生，祇將元神幻化的碧影在火圍中一脹，作出抵禦之勢，趕緊由數十丈大小收縮到四五尺一團。那火果然倏地加強，光焰熊熊，雷聲轟轟，四方八面壓了上來。因是抗力不大，收縮得快，威勢比前卻差天淵。

妖屍見並未化生戊土，火反增強。由此衝出，固然加了阻力，如再相抗，萬一牽動全局，與前一樣厲害，豈不更要喫虧，弄巧成拙？方悔失計，正準備不再取巧，拼受一點傷害，硬着頭皮徑由丙火遁中衝出。不料這五行遁法，被困的人不動則已，動必相生。不過妖屍略爲抗拒，即行收縮，反應之力不大，變化也比前緩得多罷了。事有湊巧。他這裏運足全力待要衝出，丙火已化生戊土，一片火海神雷，忽化成千百丈濛濛黃霧，泰山壓頂，海濤飛涌，上下夾攻而來。這先天五遁，土遁感應之力最強，隨着敵勢增減，相差最爲懸遠。這時祇是極濃黃霧，戊土神雷並未發動。便那先前的戊土精氣，也極散漫。被困

人僅被塵霧籠罩全身，如不再與之相抗，至多再待一會兒。跟着化生庚金，稍微比此厲害，不似先前凝成實土，還加上土雷之威，難於抵禦。妖屍見狀，喜出望外，更不怠慢。一面施展乙木、丙火雙重遁法，去抵禦戊土和那化生出來的庚金。同時運用玄功，施展昔年靈玉崖穿通地層的神通，一聲怪嘯，元神化爲一條梭形碧光，由百丈黃塵影裏沖霄直上。

妖屍急於脫身，本沒想到將旗門震破。偏生陣法神妙，又無人在內主持，祇憑本身威力自行運用。妖屍爲防萬一，雙管齊下：一面逃走；一面施展雙重遁法，以爲生克。碧影往上一衝，戊土威力便即加強，再借乙木遁法一抗，立化庚金，癸水也自發動。經此一來，五遁相互生克，五色光華層層交織，聲勢驟盛。妖屍身困五遁之中，並未衝出。見不是路，把心一橫，也將五遁全數施爲，身仍破空而起，猛運玄功，那團碧影山崩海立一般，電也似暴漲開千百丈，發出百萬陰雷，向五行遁光中爆裂如雨。旗門本還不致震破，因是妖屍受困時久，靜中參悟玄機，刁狡已極，一見不好，雖然五遁同發，上來力都不大，祇是引逗之勢。旗門喫了無人主持的虧，敵勢一衰，也跟着小了下去。妖屍這次又是以五行御五行，自身另有運用。不似先前莫測高深，祇就眼前所受禁制，按着五行生剋，用作防身之具。這雙方五行遁法互爲生克，看去陣法勢盛，威力實已抵消多半，哪禁得起妖屍情急拼命，孤注一擲，不惜損傷真元，突將元神暴漲，所施五行遁法忽又加功。旗門五行，祇宜一一相生，越變越強。五遁齊施，無人主持，失卻生克之妙，威力大減。幾面一湊，立被妖屍元神震散，旗門隨之破裂了一面，稍現微隙。妖屍見了天光，立即破空逃去。震破時，陣內自是五遁神雷爆如貫珠，萬鼓齊鳴，震撼大地。但陣外人聽去，祇是極清脆的一聲爆音而已。

妖屍身雖得脫，元神真氣也自損傷甚重。加以初入陣時，曾見有不少玄妙，祇當震散五遁，突圍逃走，不知旗門已被震破。又因敵人陣法已有如此厲害，那金船中的前古至寶歸化神音，如被得去，異日焉有生路？纔一脫身，首先回顧來路，遙望江面上霞光密佈，寶氣隱隱透映。知道金船已被金蛛吸出水面，正在喫緊關頭。這一驚真非同小可，不暇尋思，慌不迭隱身趕去，雖然傷了三人，並未得手，寶物已被敵人帶了逃走。又遇見葉繽這等強敵作梗。正在忿激，忽聽雪山老魅那等說法，料無虛假，好生欣慰。連傷之餘，也是急於回山防患養息，本來無心戀戰，因恨葉繽無故爲仇，想順便連人抓走。後見法寶飛來，百忙中不合又起貪心，如非見機，幾難倖免。終於元神、本體均爲佛火所傷，回山苦煉多日，終未復原。由此功力大不如前，劫數到來，仍是無法避免。

玉清大師仗着離合神光，使白骨神君受傷逃走以後，知道妖屍既已逃出，伏魔旗門不毀

必傷，此寶外人不知收法，決難取走。如能尋回殘餘，交還神駝乙休重新祭鍊，仍可復原，爲日後之用。見楊瑾、英男、葉縉三人先後趕到，妖屍、老魅已無勝理，連忙趕去一看，祇見當地山石林木好些化爲劫灰，伏魔旗門哪有絲毫蹤跡。不知殘寶就在到前被別人無心中路過，冒險強收了去。當時祇以爲被妖屍炸燬消滅，不曾想到飛空眺望，沒有跟蹤追尋。那人撿了便宜之後，先望見前面妖氣寶光上衝霄漢，哪一面俱不好惹。剛剛撤身往回路飛退，又見一道金光匹練般橫空往得寶之處電掣而來。做賊心虛，愈發不敢停留，連忙收斂遁光，加急飛駛。玉清大師一心要尋回法寶，因微一疏忽，竟被逃去。

玉清大師遍尋無着，重返原地，妖屍谷辰和雪山老魅已相次受傷逃走了。衆人互相談了一陣經過。俞允中、戴湘英、淩雲鳳三人惦記被妖屍所傷的劉泉、趙光斗、魏青三人安危，雖顛仙說，玄真子早接淩渾書信告知此事，曾命諸葛警我帶來當初東海三仙合力同煉的起死靈丹，現正在後洞施治，終究不甚放心，匆匆問了幾句，便即趕去。餘人因有楊瑾示意，金鐘島主葉縉日間誅了妖人九烈神君愛子黑醜，遲早必要尋仇。偏生多年辛苦用兩極真磁精英煉成的冰魄神光又被妖屍元神震散，急於運用玄功收聚還原，須時甚久，惟恐九烈老妖此時趕來，措手不及，難於兼顧，請衆人暗中相助，俱都不曾離開，旁觀相待。

約有三個時辰，天已大明，劉、趙、魏三人也經諸葛警我救轉，一同趕來。那浮空千萬縷彩絲霞芒，纔漸漸由散而聚，經葉縉一一收盡。楊瑾與葉縉爲前生至交，知她法力高深，自不必說。淩雲鳳、俞允中、戴湘英前隨慕容姊妹往三柳坪護送木舟，曾經目睹。岳雯、孫南、余英男、玉清大師適纔在戰場也曾親見神奇。諸葛警我和劉、趙二人卻是聞名已久，從未晤面，等到人救回生，趕來觀看，神光恰好收完，俱欲見識一回，便託玉清大師、楊瑾二人代爲關說。這時楊瑾見葉縉大功告成，未生變故，好生代爲欣幸，正要將手中古燈檠交還。聽三人一說，笑道：「葉姊姊人極好說話，我又和她兩世至交，想必不致見拒吧？」

正談笑間，葉縉已從空中飛落，楊瑾照實說了。葉縉笑道：「你我至交無妨，眼前鄭道友、玉清道友和另外幾位俱是方家，本來不該班門弄斧。妹子適纔元氣稍有傷耗，以致收時艱難，本想試爲施展，看看運用如何，是否復原。既蒙諸位道友謬賞，說不得祇好獻醜了。不過妹子道淺力弱，萬一元氣消耗太甚，此時尚未覺察，爲博諸位道友一笑，妄自竭盡全力，一個不能由心運用，雖已凝爲一體，不致出大差錯，終恐全數施爲，其力太大，一個駕馭不住，反倒貽笑大方。姊姊劫後重來，法力高深，佛門心法尤爲靈妙，仍勞在旁照看如何？」

顛仙在旁靜觀，原有用意。見以三個時辰的工夫，竟將妖屍谷辰震成粉碎的兩極元磁精英煉成的冰魄神光收聚還原，功候精純，豈是尋常同道所能學步，好生讚佩。忽聽諸葛警我等三人託楊瑾、玉清大師要她施爲，以開眼界，跟着心靈一動，有了警兆。正想勸阻，葉繽已經一口答應，並還說要全數施爲。那警兆感應更急，大有立即發動之象。方覺奇怪，忽見葉繽朝楊瑾使個眼色，又打了一個手勢。楊瑾祇笑說：「姊姊太謙，神光何等神妙，又是試演爲戲，並非遇敵，要人照顧，豈非笑話？」說罷，身形一閃，便帶了古燈檠一同隱去。顛仙再一尋思葉繽所說的話，明似謙虛，實則故意那等說法，纔知葉、楊二人必有甚警覺。大敵將臨，一個借着演習神光爲由，故作毫無防備神氣，又當新挫之餘，示人以隙。卻令一個手持佛門至寶，隱身極高雲空，暗中戒備。等敵人一到，立即各施全力，上下夾攻。看二人行事如此機密，來者必是九烈神君等極厲害的強敵。這類妖邪最是狠毒，祇要見是敵人一面，不問青紅皁白，同下毒手。此時話又不能明說。回顧門下諸弟子，俱在後洞守護新得諸寶，一個不曾在場。

楊瑾這一隱形，玉清大師、諸葛警我、岳雯等三人首先覺察。魏青、俞允中想要詢問，已喫三人搖手阻住。並將趙、劉、俞、魏、孫、淩、戴諸人招在身旁，令聚一處。劉、趙二人神情也似明白。知已無礙，有此三人，足能應付，不致有甚差錯，顛仙心中一放。葉繽此來曾出大力，義無忽置之理，便也加緊準備，靜候發難不提。

原來那九烈神君雖是一個極厲害的妖邪巨魅，因他得天獨厚，所居洞府四時皆春，景緻極佳，有無窮享受，無須在外爲惡誅求。人又明白利害輕重，極畏天劫，深知邪不勝正，從不自恃法術高強，與人樹敵。雖然貪淫好色，但供枕蓆淫樂的多是各異派中有姿色的蕩女淫娃，如黑神女宋香娃之類。以前偶在外面遇上美好女子，帶幾個回去，供他採補，也都是用妖法攝取富貴人家重金，向女家明買，或是變幻美少年勾引，對方十九爲他財色所動，出諸自願，並非出於強迫。女的如果真個堅貞，不受誘惑，他也決不勉強。近數十年更因正邪各派羣仙劫運將臨，靜中參悟，推算出本身大劫不久也快到來，起了戒心，常年用禁法深鎖洞門，人在宮中同了姬妾女徒淫樂享受，一步不出。一則惡跡不彰，二則他的妖術法寶也真厲害，委實不易剋制，因此各正派老少兩輩中人，對他均不甚理會，算是旁門左道中第一個本領高強，而能不驕不妄，敬畏天命的人。

話雖如此，可是此人有一特性：恩怨之心極重。輕易不與人結怨樹敵，一上來，先總忍讓，或是設法化解。一旦忍不下去，成了仇家，便和仇家誓不兩立，不報復完，決不中止。平生與人結仇，共祇三次，俱在七八十年以前。和他做對頭的，也是左道中法術高

強之士，鬧得烏煙瘴氣。每次死傷多人，結果仍敗在他手裏。處治仇家也極刻毒。

黑醜是他獨子，天生戾質，喜動惡靜，見異思遷，永遠不耐在洞中久居。偏生乃父法規甚嚴，再三告誡：「你自生下地來，面上便有煞紋，近年漸透華蓋，大是兇險。現值各派羣仙應劫之期，峨眉一派正秉教祖長眉真人遺命，在凝碧崖開通五府，廣收門人，準備使本派發揚光大，聲勢極盛。當此正教昌明，正盛邪消之際，你性喜動，又有你母縱容，屢代求說，時常出遊，我不禁你。好在你已得父母真傳十之六七，我與各派中人均無仇怨，祇要你不在外面胡來，各正派中人無故決不與你爲難。各異派中，小一輩的敵你不過，長一輩比你強的，無一不知我父子來歷，就非素識，也決不願與我結仇。不過峨眉派等長幼兩輩人物，蹤跡多在雲、貴、川、湘一帶，最好還是避開一些。並非是怕，實爲彼此本可相安，兩無干犯。如若因你結怨生嫌，你喫了人家的虧，我不容不問。但是微風起於萍末，他們人多勢盛，本門中便有不少高人，何況還有無數道法高深的散仙異人與之同氣，哪怕傷了他一個不相干的後輩新進，也必不肯甘休。我不出去，面子難堪，惡氣不出。祇要出去，星星之火立即燎原。他們正當鼎盛之時，萬無敗理，那時喫虧的自然是我們了。我的運限偏又應在這一劫，躲還恐躲不及，如何反去招惹？你平日狂妄任性，到時未必能聽我話，如不預先防備，早晚你自己身敗名裂，還要累及父母全家。因此，爲你用了九十八日夜的苦功，煉成一種禁制心靈之術，另有一道靈符與你心靈相通。從此出外，如若違我戒條，或與峨眉諸正派之人相遇，知而不退，或是自恃法力，與人爭鬥，一動念間，身心立起感應，發生無限痛苦。並且僅你所習玄功變化，隱身逃遁之法尚在，其他一切俱都施展不得了。」隨取出一道靈符，如法施爲，手指處，化爲一片五色煙霧，將黑醜全身罩住，晃眼不見。

黑醜前因在外閒遊，交了不少異派妖邪，約同向各正派中尋隙。路遇衡山金姥姥羅紫煙的門徒向芳淑，欲用妖法擒住淫樂。幸而向芳淑人極機智，身旁又帶有師門至寶納芥環，將身護住，未爲陰雷、妖火所傷。正在相持不下，被極樂童子李靜虛走過看見，用先天太乙神雷震散妖氛，還打死了他兩個同黨妖人。總算黑醜見機得早，看那太乙神雷威力迥異尋常，仗着身外化身，玄功變化，逃回山去。滿擬父母平素鍾愛，必能爲他報仇雪恨。誰知九烈神君一聽仇人形象和所發雷光，竟是羣邪聞名喪膽的極樂童子。此人與峨眉教祖長眉真人尚是同輩，現已煉就嬰兒，成了真仙，道法高深，有無上威力，爲方今各派羣仙中第一等人物。曾在成都慈雲寺，一舉手間斬了綠袍老祖，將他所煉十萬金蠶惡蠱毀滅淨盡。愛子得逃回山，尚是看他惡跡不彰，手下留情，如何敢去招惹。不由又驚又急又怒，大怪黑醜不該與各派妖人交往，重重責罰了一頓，禁閉洞中兩三年，不許外出一步。關得黑醜心煩意亂，萬分難耐，好容易盼得許他出山，自然百依百順。

黑醜行時九烈神君重又叮囑：「你反正在外遊蕩無事，就是採補一層，也祇能學我以前的樣，不可強求。你又素無長性，遇見好的，玩上幾天便即生厭，永不帶回山來。日常多是宿娼，有何真陰可採？海外尚有不少仙景勝域，你均不曾去過。那些島嶼產着許多靈藥異果，主人俱是散仙一流，於人無忤，自在逍遙，享受清福。各正派此時正忙於積修外功，輕易無人涉足，更不在我所施禁法限制之內。與其在中土與五臺、華山這些日暮途窮、大劫將臨的人鬼混勾結，惹些亂子來使我憂急氣忿，何如去與那些散仙交納？此輩性多恬靜沖虛，內中盡有高明之士，如與交往，非特有益無損，久了還可變化你的氣質，每次又可就便採些靈藥異果回來。豈非絕妙？我所煉的道法，本非玄門正宗，飲食男女均非所禁。海外有不少女散仙，如果機緣湊巧，能物色到一個仙妻，更是快事。比在中土亂交損友，惹是生非，到處都是荊棘，不強得多麼？」

黑醜口雖應諾，心裏卻想着一個情人。這個情人就是華山教下妖婦香城娘子史春娥。她丈夫也是一個華山派有名人物，名叫火太歲池魯，煉就本門烈火，性情比史南溪還要暴烈。上次極樂童子用太乙神雷打死的二妖人，便有他在內。史春娥性最淫兇刁悍，閱歷甚多；黑醜本相瘦小奇醜，生得比鬼還要難看。按說史春娥決看不中他，誰知孽緣湊巧。二人相會之時，恰值黑醜攝了一個美女，在終南山深山之中攝取元精。照着往常，祇用邪法將女子勾引，到了無人之處，便現原形姦淫，不再掩飾。偏那女子長得甚美，又是綠林出身，武功頗好。黑醜淫心極重，覺着對方昏迷，任人擺佈，無甚興趣。心想美女難得，打算留着多玩幾天，再行採她元精。於是用邪法幻一美少年，勾引上手，一直是用幻象交接，沒有現出原形。那女子也未受妖法迷禁，祇當仙緣遇合，極意交歡。這一來，黑醜越覺有趣，居然連淫樂十多天，沒捨得將她弄死。地當終南山風景之佳處，時已春暮，繁花似錦，碧草如茵。這日黑醜尋了一片繁花盛開的桃林，男女同脫了個精光，席地幕天，白晝宣淫。先交合了兩次，興致猶覺未盡，特意又從所寄居的山洞內，將用妖法攝取來的酒肉鮮果取出，放在桃林山石之上，互相擁抱，飲食了一陣，又起來繞林追逐。那女子也頗淫蕩，工於挑逗，引得黑醜性發如狂，兩人互相糾纏謔浪，極情盡致，淫樂不休。不料正在快活起勁，女子卻被一妖婦突來打死了。

原來這個妖婦的一個面首被丈夫偷偷殺死，發了悍潑之性，大鬧了一場。由相去百餘里的梨花峽妖洞中出來，心上人慘死，急怒攻心，負氣出走，任意所之，本沒一定去處。飛行中無意發現下面桃花盛開，妖婦最愛此花，又當氣忿心煩之餘，下來隨意觀賞，解悶祛煩。落地以後，便往桃林深處走去。行約里許，前面有一峭崖擋路。妖婦在本山住了多年，每當花開時，必常前來遊玩，地理極熟。知道轉過崖去，有一片桃林，雖然寥

寥祇得數十株桃花，沒有別處桃林茂密，但均爲異種，花朵獨大，紅白相間，另具一種馨香，令人心醉。又有芳草連綿，平野如繡，碧嶂丹崖，白石清溪，點綴其間，顯得景物越發清麗，爲每年必遊之所。剛剛緩步前行，打算繞崖而過，隱隱聞得崖那邊男女笑語之聲。暗忖：「這裏景物雖佳，但是四外俱有連峰危崖環繞，連個樵徑都無，附近又無可供修道人隱居的山洞，每年除自己常來遊玩，祇桃熟時，有成羣猴子翻山越嶺來此採摘，平日休說是人，連野獸之迹都難見到，怎會有年輕男女到此？近來峨眉派收了不少狗男女，個個強橫，本門和五臺諸派常遭他們毒手。自己因時常出外攝取美少年，丈夫每每勸說仇敵勢盛，本派力未養足以前，祇宜隱忍。照此行爲不檢，極易將這些小狗男女們引來。自己當他醋心太重，故意恐嚇，總是不聽。連日心神不安，莫不真個尋上門來的晦氣？」心中一動，立即行法將身隱去，悄悄探頭出去一看。正趕上那一雙男女精赤條條在花林中，始而互相追逐了一會兒，女的被男的擒住，按倒在丰茸茸地上，糾纏做一堆，不可分解。晃眼之間入了妙境，漸漸酣暢淋漓起來。這時黑醜變的是一個仙骨英姿、相貌絕美的少年，固非原來鬼物形象，便那女子也是上等姿色，端的妾比花嬌，郎同玉映。四周景物是那麼美妙，又當着日麗風和、動人情思的豔陽天氣。目睹這等微妙奇豔之景，個中人再妖淫放浪一些，妖婦盡管曾經滄海，見多識廣，似此光天化日之下的活色生香，尚是初次入目。看不片刻，早已目眩情搖，心神都顫，祇覺一縷熱氣，滿腔熱情，宛如渴驥奔放，按捺不住，哪還顧得稍微矜持。看到中場，毫不尋思，便現身出去，口中故意嬌叱：「何方無恥男女污我仙景？快起來見我！」隨手指處，一縷紫熒熒的血光，已隨手飛出，打向那女子左太陽穴上。祇聽哼了一聲，玉軀一側，歪倒在黑醜身上，當時斃命。

黑醜正在情濃頭上，沒想到有人來煞風景。聞聲便知不妙，無如那女子該死，顛倒衣裳，刻意求工，一心專注所歡，耳目都失了效用。黑醜又是愛極憐惜，惟恐暴起抵禦，致遭誤傷，自恃玄功神妙，敵人不能傷害。又聽口風不怎厲害，意欲先行法護住心上人，看清來歷，再作應付。不料妖婦奇淫奇妒，一見黑醜，便決心據爲己有，愛之惟恐不深。對那女子，卻是惟恐留着分她一臠，恨之惟恐不毒。話雖不狠，手下卻又毒又快。所用血焰針，仙人中上，不死必傷，何況凡人。黑醜一時疏忽，瞥見紫光一線，電射般而來，忙想抵禦，已是無及。不由勃然大怒，趕緊赤身縱起，待現原身殺敵泄仇時，目光到處，見對面桃花樹下，站定一個滿面嬌嗔、似羞似怒的絕色女子。論起容光，竟比死女還要妖豔得多，不特眉目眼角無限風情，便是全身上下，都無一處不撩人情致。黑醜出山不久，幾曾見到這等人物。當時淫心大動，既沒問對方假怒用意如何，立施邪法勾引。

妖婦的法力本領雖然不如黑醜，對於各種的迷人妖法卻內行。黑醜奉有父命，不許對所

迷女子行強迷惑，第一要她自願上鉤，除非對敵時萬不得已，纔可施展本門心法。積日既久，習以爲常。上來用的是尋常迷人邪法，妖婦自然一見即知，她不知黑醜的本領不曾施展，心還暗笑：「這等淺薄伎倆，稍有烈性的女子也迷她不動，何況於我？倒是你這天生的仙根玉貌，異稟奇資，比甚法術都強，你自己怎不知道呢？」如照往日遇見這事，非故意破法引逗，取笑一場不可。祇因情急萬分，恨不能一下將他緊緊摟住，融成一體，然後再問他爲甚麼要愛那樣賤貨，咬他幾口，纔得稱心，哪有心思和工夫矯情作態，況且自己殺人所歡，立即毛遂自薦，本以爲女的是個凡人，男的縱會法術，也極有限，可用妖法引他上套。誰知對方竟是行家，尤妙是先怒後喜，分明新歡勝於舊歡。這一來，不特省事，加了興趣，還可掩飾自己淫浪形迹，真個再對心思沒有。

二人當下一拍便合。妖婦裝作本是好人，爲黑醜妖法所迷，因而入彀。初意還當黑醜真個十分愛她，貪戀美質，意欲長此快活。祇是以假爲真地裝裝昏迷，懶洋洋橫陳地上，任憑作踐，不特沒想到採取心上人的真陽，連所擅房中絕技均未施展出來。誰知黑醜別有深心。因見妖婦下手毒辣，所施法寶又極厲害，以爲不是淫蕩一流。此時順從，全因受了邪法禁制，神暫昏迷。祇要清醒過來，未必委身相從。加以心愛蕩女被殺，心中不無仇恨。這等有道行的真陰極爲可貴，樂得就此採取，還可爲所歡報仇。一經到手，連幻象都顧不得再撤去，一面恣意淫樂，一面施展家傳採補之術，吸取妖婦元精。

妖婦初嘗甜頭，覺出對方功力與平日所接面首迥不相同。方在稱心，喜出望外，猛覺對方發動一股潛力，當時心花大開，通體麻酥酥，說不出的一種奇趣。正在樂極情濃、百骸欲散之際，忽然警覺對方不懷好意。知道不妙，忙把心神一定，趕緊運用全力，將靈關要穴緊緊鎮住，真氣往回一收。總算見機尚早，懸崖勒馬，未將真元失去。因知對方功夫出奇，暫時得免，實是僥倖。再延下去，仍恐難逃毒手，不敢再事矜持。一面保住真元，一面早施遁法，冷不防揚手打了黑醜一個嘴巴，俏罵得一聲：「狠心冤家！」人已縱身脫穎而起。

黑醜見妖婦似已迷住，並未施展全力。眼看探得驪珠，元陰就要吸入玉竅，也是猛覺一股潛力外吸，如飢嬰就乳一般，已經近嘴，忽又遠引。收翁吞吐之間，奇趣橫生，幾乎本身元精也受搖動。方覺對方也是行家，待要加緊施爲，妖婦倏地打了自己一嘴巴，脫身飛起。心中一着急，剛喝：「你想逃走麼？」未及跟蹤追趕，妖婦已滿面嬌羞，一身騷形浪態，俏生生站離面前不遠的一株繁花如錦的大桃樹下，手指黑醜，嬌聲罵道：「冤家，你放心，我遇見你這七世冤孽，命都不打算要了，祇是話須說明了再來。」黑醜聞言，纔知她剛纔是有心做作，假裝癡呆。

妖婦本來生就絕色，這時全身衣履皆脫，一絲未掛，將粉腰雪股、玉乳纖腰，以及一切微妙之處，全都現出。又都那麼穠纖合度，修短適中，肌骨停勻，身段那麼亭亭秀媚，毫無一處不是圓融細膩。再有滿樹桃花一陪襯，越顯得玉肌映霞，皓體流輝，人面花光，豔冶無倫。妖婦又工於做作，妙目流波，輕嗔薄怒，顧盼之間，百媚橫生。甚人見了也要目眩心搖，神魂飛越，不敢逼視。黑醜幾曾見到這等尤物，不等說完，早挺身翹然，撲將過去，仍舊溫存。妖婦存心籠絡，何等滑溜，見他伸手要抱，祇一閃，便已躲開。黑醜先前是急先鋒，上來便據要津，一切未細心領略。這時人未抱着，祇在妖婦背股間挨摸到一點，立覺玉肌涼滑，柔膩豐盈，不容留手。連抱了兩次，均喫閃開，沒能得手，越發興動。妖婦本無拒意，又不便再逞強暴，祇得央告道：「好仙姊，既承厚愛，有話且先快活一回再說，不是一樣麼？」

妖婦見他猴急，知已入彀，動了真情，邊躲邊媚笑，哧哧地笑道：「你不要忙，人反正是你的了。祇是我還要問一句，你愛我是真是假？」黑醜急答：「自然是真的。」妖婦笑啐道：「我不是那死的賤婢。你分明是想害我，還說真愛，這樣越發至死也不依你了。」黑醜知瞞不過，忙改口道：「先前因你太狠，不知你是甚心意，惟恐明白過來，還是不從，又不知你這等好法，實想盜你真元，給那女子報仇。如今休說你還愛我，便是日後不愛，也決捨不得傷你一絲一發了。」妖婦笑道：「照此看來，還稍微有點愛。我也不知你是真愛還是假愛，祇是我愛你這冤孽極了，愛得連命都願斷送給你。但我也非無名之輩，能有今日，也曾修煉多年，受過不少辛苦魔難，就此一回葬送，太不值了。你真要無情無義，要採我的真陰，那於你大有補益，我也心甘情願，但我得享受些時纔能奉上。並且在我未死你手以前，你卻是我一個人的，不許再和別的女子勾搭。你如願意，憑你擺佈，無不依從。否則我便和你拼命，我勝了與你同死，敗了也寧死在你的面前，也不容沾身。你祇估量給我幾年光陰的快活吧。」妖婦這裏流波送媚，款啓朱脣，嬌聲軟語，吐出無限深情的愛。黑醜由不得魂飛魄融，心搖神蕩。偏是祇憑文做，撈摸不着，如饞貓一般，早已急得抓耳撓腮，心癢癢沒個搔處。好容易盼她把話說完，又聽相愛如此之深。熱愛情急之際，未暇深思，惟恐所說不能見信，立即跪倒起誓道：「我蒙仙姊如此真心垂愛，此後成爲夫妻，地久天長，同生共死，永遠相親相愛。如若負心，再與別的女子交合，形神俱滅於無限飛劍神光之下。」

黑醜本意是說到形神俱滅爲止，話快出口，忽然想起本門修煉，多仗採補。自己按說功力尚差，不比父親修爲多年，已到火候，現時祇爲行樂，無須採補，所以宮中姬侍都通道法。自己能得此女爲妻，自是曠世難逢的尤物，可以無憾。但是採補仍不能免，此誓

如何起得？話到口邊，以爲自己煉就三尸，有三個元神，稍有絲毫縫隙，便即遁去。真要遇見最厲害神奇的法術法寶，不過捨去一個元神，再費九年的苦功，仍可煉他復原。飛刀飛劍多是五金之精煉成，本門更有獨特抵禦之功，休說形神俱滅，稍次一點的，直不能傷及毫髮。即便遇見像父親所說，如峨眉門下那十幾口最厲害的仙劍，如七修連珠以及三英二雲所用諸劍，合璧夾攻，也至多葬送一個化身，無論如何也不致形神全消，覺着這誓決不會應驗。念頭一轉，隨把末幾句加上。

實則妖婦倒真是熱情流露，愛他如命。雖然欲與故拒，用了不少迷人手段，所說倒也不盡虛言，心中自然不無希冀。照這火一般熱頭上，黑醜如許她十年歡娛，到期仍要攝她元精，當時也必點頭，情甘願意。不過水性楊花，將來有無中變，難說罷了。黑醜這等答法，自然心滿意足，喜出望外。也沒回答，祇將牙齒咬住朱脣，「嚶」的一聲嬌呻，柳腰微側，彷彿不禁風似的就要傾倒。黑醜話一說完，早從地上縱起撲上，一把緊緊抱住，玉軟香溫，膩然盈抱，雙方俱各美滿已極。妖婦也不再抗拒，跟着雙雙一同側倒，橫陳在碧草茵上。這一來，混去猜嫌，刻意求歡，各顯神通，均不施展殺手，祇管賣弄本領，全無疑忌之念。端的男歡女愛，奇趣無窮，酣暢非常。

時光易過，不覺金烏西匿，皓月東昇。男女二妖孽又就着明月桃花之下，極情盡樂了一陣，方始坐起。捨去原地，另覓了一片乾淨草地，將先剩美酒餚果放在面前，相偎相抱，飲食嬉戲。妖婦笑道：「我沒見過你這等猴急的人，連口氣都不容人喘。我兩人如此恩愛情濃，到了現在，彼此還不知道名姓來歷，不是笑話麼？」黑醜把妖婦摟住，緊了一緊，笑道：「先見時，是怕你不肯依我，急於上手。後雖想起，無奈愛極情深，連你說那些話都等不及，哪有心腸再敘家常？反正是我的人了，早晚一樣，忙它則甚？」妖婦道：「我本來想先說，一則見你所學與我雖非一家，斷定彼此必有淵源，我又有個討厭的丈夫，並非無名之輩。我師父更是一派宗祖。我是向來行事無所顧忌，師父、師叔們和我丈夫俱都無如我何。你美得出奇，令人一見動心，不用再顯所長，已恨不能一碗水吞下肚去。連敵帶友，我也見過無數美男子，似你這樣，做夢也未見過，難保不有一點做作，我卻看不出來。真正年歲雖不易猜，但各派道友中並無你這一人，必是新近出山的有道之士。初出茅廬，多半膽小，惟恐你想起兩家淵源，有了顧忌，豈不掃興？以你這身功夫容貌，無論仙凡，哪裏找不到便宜？我的情濃，妒心尤重，愛上一個人，便不許他人染指。適纔上來，先將賤婢殺死，我即使死在你手，都所心甘。但決不許在我生前，你再愛一個，便是如此。如再爲了膽小害怕，臨陣脫逃，我再攔你不住，那我不更糟了？所以還是不說，等到事後再設計較。現在看出你果真愛我，說也放心了。你到底是哪位仙長的門下呢？」

黑醜又把妖婦極力溫存撫摸，逼令先說。妖婦便照實說了。先以爲黑醜聽了華山派的威望，必要喫驚，誰知若無其事，祇笑道：「心肝是烈火祖師的門徒麼？你的來歷說了，我卻不能說呢。」妖婦在黑醜懷裏媚眼回波，滿面嬌嗔道：「你還真心愛我呢，連個姓名來歷都不肯說。」黑醜道：「不是欺你，是有不能說的苦。」妖婦媚笑道：「有甚難說的苦？我爲愛你，命都不要，任你天大來頭，祇要你不變心，我都不怕。」說時玉臀不住亂扭，又做出許多媚態，黑醜喫她在腿上一陣揉搓，涼肌豐盈，着體欲融，不禁又生熱意，趁勢想要按倒。妖婦一味以柔情挑逗，執意非說出來，不允所請。黑醜無奈，祇得把妖婦抱緊，通身上下連咬帶吻，先愛了個夠。然後嘆道：「我真愛你，想這露水夫妻能夠長久一些，所以不肯明說，你偏要我非說不可。我又不捨得和你強，我也不怕師父，說出來其實無妨，祇恐緣分就快滿了。」

妖婦聞言，好生驚疑，想了想，仍是追問，並問緣滿之言，由何說起？黑醜道：「我一說出真名，你就不會愛我，豈非緣滿了麼？」妖婦手向黑醜額上一戳道：「我說你太嫩不是？我還當你有甚大顧忌處呢，原來如此。實告訴你，你就是我的命，離了你，我就活不成。無論你以前以後聲名多壞，爲人多麼可恨可惡，那怕爲你連累，受下無邊苦難，粉身碎骨，都所甘心，焉有爲此不愛之理？」黑醜祇是搖頭。妖婦奇怪道：「這又不是，到底爲何？我決不變心，你祇明說吧。」黑醜吞吐說道：「我本相奇醜，這個又不是本相。」妖婦笑道：「這個我也早在意中，祇沒看出罷了。照你的好處，便醜得像個鬼，我也愛你。何況你能變得這麼好，本底子也未必差呢。」黑醜道：「那是我看家本領，哪能當真？如照本來，真比鬼還醜呢。難道心肝全不嫌麼？」妖婦脫口笑道：「決不嫌厭。祇是先不要現出來，等心肝說完來歷，我還有話。」

黑醜便把自己是九烈神君之子黑醜說了。妖婦聞言大驚，暗忖：「難怪他聽了烈火祖師名頭，不怎動容，原來竟有這麼大來頭。此人雖然奇醜，但他父子道法高強，房中之術尤爲神妙，情分又如此深厚，與他相處，日後得益無窮。」爲要堅他相愛之心，故意加做一些妖淫情態，笑答道：「你忒癡了。你當我是世俗女子麼？你有這等家傳本領，便現真形，也能使人愛而忘死。何況你所幻假形，那麼美妙，還叫人看不出來呢。不怕你笑，我以前也曾交接過不少壯美少年，可是不消幾年，便化枯骨。即便至今不死，也都龍鍾衰朽，老醜不堪。常人最美好的光陰也祇十八九起，中間一二十年。少年時再要作踐一點，更連這短時光都挨不過。照我所遇的人來說，就沒一個活滿過三年的，總是沒有多久，使人掃興。我因美質難得，遇到一個好的，任是不採他的真元，多麼愛惜他，也是無用。先還彷彿餘勇可賈，實則精髓早枯，越用藥力，他越死得快。終於久而生厭，

我不殺他，他也自死。真是無可如何，乾叫人生氣，祇恨當初白愛憐了廢物。同門中雖有幾個差強人意的，一則多是枉自修煉多年，自來未斷色慾，根基不固，到了緊要當兒，難免心動神搖，惟恐喫了我虧；二則他們見人就愛，知我情濃妒重，怕多糾纏。除師父、師叔均有愛寵，聽說極好，不承下顧，沒試過，餘者均非對手，日久也都借故分開。我覺他們比常人還要惹厭，幾回傷心，再也不睬他們。比較起來，還是我這位沒出息的丈夫，倒能備個緩急。他除有時見我和人情熱，不免喫醋，暗算人家，是個缺點，祇要不眼見，也還不聞不問，別的都還將就，所以能和我相處至今。他也長得奇醜無比，並未嫌他。可是現在遇上了你，能否再同他長處，就難定了。我初見人時重貌，一經交好，重才更甚於重貌。往往一試即不再顧，或是不試而退的都有，沒的招人心煩。似你這樣千載難逢的人才，還有甚麼不足之處？若要十全十美，你可長用幻相與我快活。即使驟然路遇，隱藏不及，我祇當那是你的元神幻化，以假爲真，以真作假，不是一樣麼？祇交接時看着快活，助些興趣而已。」

黑醜聽妖婦如此淫浪兇毒，奇妒無恥，一點不以爲意，反覺她愛極而忘其醜，不特甘死無悔，連她許多不可告人的事，也都推肝吐膽，全數說出，可見情分之深。不禁愛極，重又摟抱在地，淫樂起來。妖婦一邊迎合，媚笑道：「久聞九烈神君獨子黑醜生具異相，身高不滿三尺，紅睛綠髮，膚黑如墨。你生相如此奇醜，我偏會和你成夫妻，捨身相愛，不稍嫌厭，真可算是捨其所短，而用其所長了。」黑醜聽她語帶雙關，浪意十足，越發高興，「心肝」、「性命」，喊個不住。

這一雙妖邪男女正在樂極情濃、不可分解之際，忽聽一聲厲吼，一道暗赤光華，夾着十幾根細纔如箸、長約七寸的黑光，直朝黑醜頭上飛到。妖婦聞聲，便知丈夫尋來，必是看雙方情熱，醋勁大發。惟恐自己偏護所歡，飛劍難傷，竟連師父新近傳授、輕易不準妄使的天躔密魔神釘，也同時發出。情人縱是法力高強，驟出不意，無法抵禦躲閃，不死必帶重傷。心裏一急，由不得怒喝一聲，欲待縱起，去和丈夫拼命。誰知身被黑醜壓住，仍如無事。百忙中定睛一看，黑醜仍在自己身上，另外有一個三尺來高的小黑鬼，在周身碧煙圍繞之下，已和丈夫對敵，鬥在一起。那神釘分明見穿身而過，竟未受到絲毫損害，果然名不虛傳，玄功奧妙。生平初見，不由又是心愛，又是佩服。越把丈夫視若糞土，惟恐氣他不夠，竟裝着沒有看見丈夫在側，特意做出許多騷聲浪氣，醜態百出。

原來妖婦之夫池魯，自從那日妒奸，將面首殺死，二人變臉大鬧，幾乎動手拼命。平日寵愛，受制已慣，妖婦淫浪濫交，早經約定，匪自今始。妖婦法力稍遜，真要擠急動手，難免喫虧，反被振起夫綱，日後更難快意，於是負氣出走。這妖人是個暴性，每和妖婦

鬧過一回，必再三負荊，加添一些苛法奇章，多受好些挾制，始能和好如初。這次也實因所殺的是妖婦新交，正在情熱頭上，不稍顧忌，太已看不下眼，妒火暴發，驟下毒手。深知這位賢妻脾氣，決不甘休。偏又不捨分離，妖婦走纔半日，便生悔意。心想：「反正得求她回來，一樣服輸，何苦多受孤棲之苦？」於是出來找尋。知妖婦近來得罪了許多同門，平日祇顧攝取壯男，採補作樂，同道中多無往還，不會遠走。新歡已死，又和自己反目，晚來難耐孤寂，此時必往鄰近山城鎮中，去攝取一二少年，仍在本山覓地相聚，聊以解渴。知道此婦心腸最硬，自己越服軟得晚，喫虧越大。既要尋她，早去爲妙。誰知把妖婦平日幾處藏身之地反復找了幾遍，並無蹤跡。最後心裏一灰，想起妖婦此時必又同了所攝的人，在隱蔽處盡情淫樂，自己卻成了一個孤鬼，不禁妒火重燃。

正在煩惱氣忿之際，忽聽破空之聲。擡頭一看，空中共是三道光華，正由東往西橫空飛過，色如虹霓，飛得極高，光也不強，飛更不快，如換常人，直難聽見。一看路數，便知是正教門下。暗忖：「敵派門人幾乎無一弱者，這三道劍光分明是煉成不久，如是高明之士，怎會用它出來遊行？這些小輩可惡萬分，樂得乘他未成氣候之時除去，將來好少許多事故。」又在氣忿頭上，怒火中燒，念頭一轉，立即飛空追去。哪知這三個敵人沒等他追上，先已反身迎來，一照面，便喝：「何方妖孽，通名受死！」妖人見敵人乃是三個女子，俱是仙風道骨，美貌非常，內中一個穿黑衣的少女尤爲秀麗，不由動了淫心。以爲敵人飛劍平常，一心還想生擒了來取樂。哪知來人正是四川雲靈山白雲大師元敬門下得意弟子郁芳蘅、李文衍、萬珍。因白雲大師學道最早，在同輩中年歲幾與玄真子、嵩山二老等不相上下，收徒也最早，所以郁、李、萬三人都有高深造詣。近年奉了大師之命，在山東嶗山另闢洞府修煉，隨時在外積修外功，並不住在一起。這次三女聞說峨眉不久開府，師叔妙一真人奉師祖遺命，正式承繼道統之期不久將至。又聽本派小輩師弟妹中着實出了不少人才，凝碧崖已經開闢，好些同門俱已移居在內，連出了許多事故。仙山風景，美妙非常，私心向往，已非一日。上次慈雲寺、青螺峪鬥劍，以及史南溪等妖人攻打凝碧崖，均值閉關煉丹，正在火候，未得前去，常引以爲深憾。加以好久未接師父諭旨，雖知峨眉開府盛典，決不會不令參與，終想早一點與這些自生有來的新同門相見。並且探聽師父的口風，將來有無移往仙府清修福分。於是借着省師爲由，往雲靈山趕去。

白雲大師還收有一個小徒弟，名叫雲紫綃，非常美秀聰明，稟賦也好。上年見時，紫綃因自己入門未久，好劍尚沒一口，而三位師姊不特各有仙劍隨身，道法尤極高強，先背了人，向大師姊郁芳蘅討要，請其便中代爲物色。得了答應以後，暗想：「師父曾說，功夫練時雖難，祇要肯下苦功，終有成時。惟獨好劍，須看各人緣法，難得求到。大師

姊雖然答應，知道何年到手？若是三位師姊全都託到，比較指望多些。」於是又向李、萬二師姊求說。三女本極愛這小師妹，禁不起一陣軟磨央告，全都允了，並還答應必爲辦到，下次省師，也許便可帶來。至不濟，各人採用五金之精現煉，也煉出三口來，決不使她失望。紫綃自是喜極，謝了又謝。

三女都是疾惡如仇，遇上異派妖邪，從不輕饒。本意再遇敵人，祇將敵人殺死，不將他飛劍絞斷，以便留贈師妹，不過略費一點改煉之功，並不爲難。誰知分手以後，一年多工夫，外功雖積不少，異派妖邪祇遇到過兩次，均被連人帶劍一齊逃走。此次回山，覺得難向紫綃交代，起程時爲難了一陣。萬珍說：「現時煉劍決等不及，妖人遇不到，我們不會尋上門去麼？如由陝、甘兩省繞着路走入川，那一帶多是異派妖孽巢穴，再要露出一點形迹，我不尋他，他也放我們不過，豈不就有奪劍之望麼？」郁芳蘅覺着此去華山、終南山一帶，俱是妖邪中首腦所棲之地，惟恐一不小心，弄巧成拙，這等做法，大是不妥，意欲攔阻。李、萬二女自恃飛劍神妙，遁法精奇，又有絕好護身法寶，即不能勝，也無妨害，執意不聽。俱說既然答應了小師妹，怎好意思空手前去？至少也得先給她找到一口。郁芳蘅強她倆不過，也真心愛這小師妹，祇約定慎重行事。要避開華山一處，免與烈火祖師等敵人首腦相遇，敗多勝少，平白喫虧。祇能暗中尋敵，不可公然炫露，挑逗強敵。李、萬二人志在得劍，不是尋敵拼鬥，也就允了，講好後即起身。

事也真巧。三人飛離終南山不遠，李文衍說：「前行便入漢中，這等飛行，怎能遇見敵人？」正想把劍光露出。郁芳蘅天生慧眼，忽然望見左側山坳中寶氣隱隱透出地面，心中一動，忙率二女趕去一看。祇見那地方是一極晦暗的深谷，兩面陰崖低覆，不見天日，谷徑窄險，又無出路，寶埋地底頗深。萬、李二女臨近均未看出，如非過時目光所及恰是地方，連郁芳蘅也難看出。細一辨認，竟是金精所淬，越發高興。祇是地上已有發掘痕跡，祇不知前人既已看出寶氣，怎會淺嘗輒止，未將寶物取走？也不管他，忙即行法發掘出來，乃是一個三尺多長、兩尺寬的石匣，外有符咒禁錮。三人恰是內行，略運玄功施爲，石匣立開。一看內中寶物，正好是三口寶劍和一個符咒密封的古玉瓶。寶氣自劍上發出。玉瓶高纔五寸，除形制古雅、玉色溫潤外，並無奇處。無意巧獲，稱心如意，不由喜出望外。正要拿了起身，忽見一道青光自空飛墜，其疾如電，落地便問：「何方道友，奪我現成？」三女因見來人是個少女，劍光正而不邪，口雖發話，並未動手，也就先以禮見。

兩下里一問來歷，纔知那女子乃衡山白雀洞金姥姥羅紫煙的小徒弟向芳淑，新近奉命出山積修外功。日前無心中偷聽兩異派門下女童說話，得知這裏地底藏有寶物，祇是前寶

主人埋藏嚴密，又有好些禁制。女童之師碧桃仙子崔瑣，背着人費了三月光陰，纔將谷口禁法破去，昨日纔發現藏寶的真實地方。向芳淑得知就裏，立即跟蹤趕來。到時崔瑣剛將地面禁法破去，正在破土。彼此道路不同，沒有幾句話，便動起手來。這晚正值雷雨很大，二人連鬥劍帶鬥法，相持了三天，未分上下。鬥到末了，崔瑣情急詐敗，將向芳淑誘向離此數十里外一個同黨妖人那裏，合力夾攻。向芳淑持有師傳鎮山之寶納芥環護身，雖然百邪不侵，勝卻萬難。所幸妖女存有私心，恐人分她寶物，沒對同黨說出爲何爭鬥，也不好意思獨自退陣。正相持不下，忽然一道金光夾着百丈雷火，光中一隻大手自天空飛下，將妖法破去。妖婦和妖黨也被向芳淑乘機殺死。連忙趕回藏寶之處，三女已先得手了。三女曾在師父座上見過金姥姥，知是師門至交。便是向芳淑，也聽她師姊何玫、崔綺說起過對方。三女想不到向芳淑小小年紀，已有這麼深造就，本心喜贊；又知所說必不會假。無如小師妹之約不能不踐，寶劍還沒得到一口，好容易無意而得其三，又鬧了一場空歡喜。

依了郁芳蘅，既是自己人，要想一齊交還。萬珍心終不捨，便和向芳淑說明心意，暫時借一口去應酬小師妹，異日如能物色到別的好劍，再當奉還。哪知向芳淑甚爲慷慨，笑答：「此劍名爲三陽一氣劍，乃漢末仙人張免煉魔之寶。三劍失一，靈效便減，不能分開。本來無主之物，見者有份。我們都是自家姊妹，小妹已有師傳飛劍，本來多餘。雖然爲它費了不少精神心力，還遭陰火焚身之險，要是適纔被外人路過，乘隙取走，又當如何，令師妹既無劍用，恰好取用。小妹祇要這玉瓶好了。」說罷，徑自伸手由石匣中將玉瓶取到手內，口裏笑道：「即此已承相讓，足見盛情，小妹前途還有一人相待，恕不奉陪了。」說罷，揚手爲禮，不俟還言，徑自破空飛去。

萬珍說：「這位道友倒真大方，連客氣都不容我們表示就走了。這一來，我們一人送小師妹一口多好。」李文衍人最精細，笑道：「祇恐她還有別的深意吧？她兩位師姊背後常說她刁鑽口甜，專一會哄師父疼她。那玉瓶我們沒有細看，她就趕來，走得那麼急，又那麼高興，必比這劍強得多呢。你想劍名她都知道，焉有不知此瓶來歷用法之理？分明怕我們知道底細，後悔食言，所以就着口風得了就走。你說她大方，我看正是小氣呢。」郁芳蘅道：「她所說決不會假。我們志在得劍，本要一口，她卻三口全讓，也算講交情的了。我們雖有淵源，終是初會，沒甚情分。依我看，全數歸她，不是也沒得說麼？先看這劍的本質如何？」李文衍方說：「我想不會太好。」錚錚三響，眼前精光耀處，三劍已同時出匣。原來萬珍更是心急，先取了一口在手內，隨手一拔，不料石匣中兩口也相繼自出。果如向芳淑所云，三陽相生相應，收發同一，不再分散。三人各取一口，再一細看，劍柄三星凸起，劍長三尺三寸。手中略一舞動，便發出丈許長的芒尾，端的

追虹耀目，照眼欲花。尤其劍光共是七層顏色，閃爍幻映。舞動一口，那兩口也自同時顫動，似要脫手飛去。知是神物利器，不是尋常。李、萬二女因此愈發斷定那玉瓶比此還要奧妙。都覺向芳淑以小人之心相度，取走無妨，不該不說明來歷，拿了就走。郁芳蘅笑道：「事已過去，還說甚麼？反正人家東西，就好仍是她的，管她則甚？倒是此劍火氣太重，就此送與小師妹，不知她年來進境深淺，一個駕馭不住，三口不比一口，易出危險。就有師父指點，終是煉純一點，使她到手，就能使用的好，免得她又費事擔心，美中不足。我們索性成全到底，前行試它一回。如可應用，不必再用遁法，就御此劍飛行，就勢把它煉純好了。」萬珍笑道：「大師姊真愛小師妹，爲了成全她，連形迹都不再隱晦了。此劍彩光炫耀，容易勾引敵人，招搖出事來，莫又怪我。我愛看沿途景緻，是不愛高飛的。」李文衍笑道：「你也最愛小師妹的，怎也小氣起來？」萬珍笑道：「不是小氣，是嫌大師姊太偏心。她入門最久，我們入門時甚麼也不會，幾曾這樣關愛過？」說罷，引得郁、李二女都笑起來。

當下就地坐下，各將劍囊佩好，照着本門心法，運用玄功，真氣與劍相合。初意不過此劍太好，許能即時運用，並無把握。誰知竟與劍的前主人路道約略相同，祇是初用，不如本身原有飛劍可以與身相合，飛行絕迹罷了。就這樣，三女已覺出於意外，欣喜非常。急於起身，也沒等到運用純熟，一見能用，便同御劍飛起。郁芳蘅初意劍光彩芒太強，易於驚動敵人，心願已遂，本擬高飛，不再惹事。偏生萬珍喜事仇邪，先前所說雖是笑話，私心仍想遇到敵人，試試此劍威力，特意拉了李文衍低飛。萬珍所御之劍，恰是一口少陽劍，爲劍中主體。三陽相生，以少爲主。郁芳蘅初得，不知就裏，以爲得到後時間太短，功夫未到，難於高飛，越覺劍好，越想將它運用熟了，再贈小師妹。估量幾處強敵老巢已過，遇上一些小醜也不妨事，便即任之。

一會兒飛向終南後山上空，正要橫空飛過，萬珍偶一回顧，下面嶺麓飛起一道劍光，看出是華山派的路數，正合心意，也沒招呼郁、李二女，先自回身飛迎下去。少陽一動，太陽、中陽二劍相繼牽引。又見萬珍回身迎敵，祇得一同飛回。火太歲池魯祇見敵人飛行不速，劍光強而不甚靈活，以爲敵人入門未久，雖有好劍，不善運用，意欲人劍兩得，哪知上了大當。三女均想試試此劍如何，自己的劍先不應敵，祇用遁法停在空中，各運真氣指揮三劍飛上前去。兩下里纔一交接，池魯便覺自己的劍本質太差，私心還在妄想收取，又另放起兩道劍光。剛飛出手，忽聽敵人一聲清叱，立有三道白光飛出，驚虹電掣，晃眼便將池魯所放暗赤色的劍絞住。同時三女再用手一指，三陽劍三道彩虹忽然會合，穿入劍光叢中，迎着頭一道赤光，祇一壓一絞之際，立時滿天星火迸射如雨，絞成粉碎。總算池魯知機，見勢不佳，又急又痛心，一面忙運玄功，奮力將下餘兩劍強收回

來。一面飛身逃走，回手揚處，飛起一串梭形碧焰，直朝三女打去。三女不知池魯是華山派門下數得出的健者，所用法寶均極厲害，誤認碧焰是華山派所煉陰雷魔焰，匆促之間忘了使用護身法寶，意欲用太乙神雷破他。尚幸久經大敵，俱都謹慎，一面揚手發雷，一面收回劍光將身護住，以防萬一。滿擬神雷可以震散妖焰，三手揚處，神雷剛剛發出，猛聽空中大喝：「三位姊姊不可造次，此乃烈火老妖的幽靈碧焰梭。」聲到人到，一圈五色彩光圍着一個黃衣少女，手裏好似持着一個玉瓶，瓶口放出五色寶氣，其疾如電，由斜刺裏飛將過來，長鯨吸海般照在那一串梭形碧焰之上，彩氣往回一卷，便全收去。這時碧焰與三女劍光不過略微挨着一些，三女便覺周身冷顫了一下，方覺不妙，來人已將它收去。同時妖人池魯驟出不意，見狀大驚，情急之下，揚手又是幾絲紅、黑、綠三色針光飛出。哪知敵人瓶口寶氣到處，依舊石沉大海。連失重寶，不由膽戰心寒。敵人周身彩光圍繞，祇看出是個女子，連相貌身材全看不出，從來未聽說過，更不知是何路數，如此厲害。師傳重寶已失，敵人個個厲害，彼衆我寡，哪裏還敢再延下去。嚇得一縱妖遁，在滿天雷火光霞中化爲一溜綠火，一閃而逝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祇是瞬息間事。妖人一逃，來人也在彩光環繞之下，星馳飛去，晃眼無蹤。郁芳蘅、李文衍、萬珍三女雖沒看清來人容貌，但覺聲音甚熟。又認出那玉瓶正是適纔石匣中物，尤其那護身的一環彩光，爲金姥姥鎮山至寶納芥環，曾經見過，分明向芳淑趕來無疑。見她來去匆促，寶玉瓶又如此神妙，越料定適纔存有不可告人之隱。必是深知此寶厲害，又知三人路過終南，必與妖人相遇，那幽靈碧焰梭乃華山派教祖烈火祖師六件異寶之一，厲害非常，故此返回。適纔如被打中，固無幸理；就是自己飛劍不怕邪污，與之接觸，也必有感應，死雖不至於，人卻難免受傷。連郁芳蘅都有點暗怪向芳淑不夠朋友，既是自己人，就應互相關照，所掘藏珍已然相讓，豈能食言反悔？明知前途有險，祇那玉瓶可破，就不同行，也該預先說明，也好做一準備。事前既不明言，卻在暗中跟來逞能，破了妖人法寶，便即飛去，連面都不照。久聞碧焰梭是發邪火，一經沾上，刺骨焚心，萬無幸理。雖說有劍光護身，一見不好，可將師門護身至寶施展出來，不致受害。但是適纔劍光已與敵寶相觸，有了感應，應變稍遲，受傷實所難免。既來暗助，早些下手也罷，偏又等碧焰梭近身始行發動，好似有心顯顯能耐。總之種種都與情理不合。李、萬二人更是氣忿，形於辭色。互相談論了幾句，仍駕三陽一氣劍，往前飛去。

這裏火太歲池魯沒有尋到嬌妻，反折了兩件師門至寶，痛惜忿恨，氣就不打一處來，立意要把妖婦找到纔罷，誰知這次卻很容易。由敵人手裏遁逃之後，剛飛出去幾十里路，便見下面山谷中桃花盛開。知道妖婦生平最愛桃花，暗罵：「該死！此地是她常遊之所，

怎地獨未尋到？」因恐警覺，又被滑脫，老遠按落了遁光，潛行前進，一路搜索，居然尋到兩淫孽歡會的桃花林內。本心還想尋到以後和她好說，祇求她回心轉意，不做那煞風景的事。反正任多健壯的面首，到她手裏不出半年，不死即棄。美人尤物，終是自己長有之物，何苦慪這閒氣？及至伏身在側一看，對手不特生得玉人也似，並還是一個行家。二人相抱，各展身手，那熱烈微妙的神態，休說妖婦以前所戀舊歡，竟連自己也未經過這等奇趣。照此情形下去，妖婦勢必捨己就彼，自己連做綠毛君的身份都要失掉了。當時一股股的酸氣直攻腦門，濁怒暴激，再也按捺不住，怨深恨極，拼着和妖婦再鬧一個狠的，決計冷不防先將情敵殺死，再作計較。